

特稿 50

世界卫生组织 8 月 14 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,截至 11 日,几内亚、利比里亚、塞拉利昂与尼日利亚 4 国共报告有 **1976 人确诊或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**,其中 **1069 人死亡**。

看不见的拯救

■ 本报记者 李瑾

壹

小盖死了。
曹广顿时陷入严峻的危险之中。
这里是中几友好医院(又名吉贝医院),位于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东北 15 公里处。“埃博拉”病毒的死亡魔影,重重地笼罩着中国医疗队驻地。
非洲人小盖的几内亚名字叫 Gassimo,但他喜欢中国朋友叫自己“小盖”。在中国留学 10 年后,医生小盖回到科纳克里,才不过刚刚 4 年。
死的时候,小盖是吉贝医院的普外科医生。这间由中国援建的医院,已经是几内亚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,几内亚卫生部医管局管理助理出任院长,足见医院在这个国家的地位。
不过,再牛的地位,都敌不过“埃博拉”。这种传染快、死亡快、致死率高的病毒,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要了小盖的命。和小盖朝夕工作的普外科同事,就是中国人曹广。
曹广来自北京安贞医院。2012 年 8 月,作为北京第 23 批援助几内亚的中国医疗队成员,他和 18 位同事历经 27 个小时的辗转飞行后,踏上遥远的非洲大地,来到科纳克里吉贝医院普外科,与小盖成为了同事。
2014 年 4 月 5 日,当小盖的噩耗传来时,曹广正在接受隔离。
18 天前,曹广接触了医院第一位埃博拉病毒患者——正是这位患者身上的病毒,感染了小盖。
11 天前,曹广在手术过程中接触了小盖。

贰

小盖死于由非洲河流埃博拉命名的病毒。
在非洲这片土地,信息总是滞后的。
就在小盖的生命快速陨落的前几天,吉贝医院的中国人刚刚得知,幽灵般存在于非洲丛林里的埃博拉病毒,正在第四次大规模来袭,冲进科纳克里。
警报,在中国医疗队正式拉响。这样的情形,超出了所有中国医生的想象。
法语培训 8 个月,行前培训 1 个月,为了两年的援非任务,曹广和他的同伴们做了充足准备。艰苦的生活,动荡的社会,蚊虫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,艾滋病手术潜在的感染风险,早就在大家的心里打过预防针。
然而,真的没有人预料到,在还有 4 个月就要返回中国的时候,医疗队猝然陷入埃博拉病毒笼罩的魅影。
1976 年,埃博拉病毒首度在非洲爆发。38 年后的这一次,规模可谓前所未有,国际专家甚至用“失控”来形容。
在贫瘠的西非,吞噬生命的病毒,或许从来都未曾试图被控制过。
在这片大地上,原始的纯美与荒蛮同时存在。
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前,曹广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海边海钓。清澈的大西洋海水里,从未见过的鱼,大到吓人的海豚鱼,散发着原始的自然之美。
夜晚,幽深的星空,站在谜一样的苍穹之下,曹广和同事对着 ipad 上的星座软件,比对着寻找猎户星座。
但是,生态环境的破坏依然触目惊心。
长长的海岸,漂浮着罐子、塑料袋和破鞋烂袜。旱季来临,焚烧生活垃圾绵延的雾霾,让空气中充满异味,也污染着原本蓝到不能更蓝的天空。
曹广刚到吉贝医院时,一台腹腔镜手术正在进行,生理盐水突然不够,当地医生抄起手边的矿泉水瓶就开始冲洗病人的腹腔。曹广傻了。“这太容易造成术后感染了。”
在曹广和小盖所在的普外科,一把手术剪就能串起几乎所有的手术器械。手术台上也没有护士辅助,医生随手抓取器械,纱布乱扔。曹广要求术幕后清点纱布,至少先从这一项开始,可他们仍然很不情愿。
医疗物资短缺,加之卫生理念的落后,二者叠加在一起,导致在这片充满野性力量的土地上,中国医疗工作者不得不面对更大的风险。
曹广是个乐天派,几乎没有抱怨过什么,最多的一句嘲解便是——谁让这里是非洲。
曹广说:“没关系,非洲兄弟要慢慢来。要知足,有一点进步也算我们没白来。”
可惜,埃博拉病毒没有慢慢来。
这一次,非洲兄弟进步的脚步,真的没有赶上病毒扩散的速度。

叁

在由两排平房和一棵二层小楼围起来的中国医疗队驻地小院中,经常有绚烂的彩霞笼罩。
某间屋子里,曹广正接受隔离。
一同隔离的,还有另一位同样接触过那个埃博拉死亡患者的中国医生。两个队友成为了精神上的依靠,时刻相互鼓励。
院子正中的一处小小的池塘里,养着队员们好不容易抓回来的淡水鱼。隔离中的曹广,时常会想起这些鱼,不知道它们是不是还活着。
对曹广来说,最坏的消息是小盖的死讯。在吉贝医院普外科,他和小盖是一同战斗的伙伴。胖胖的小盖,比曹广略微矮一点,两人一起手术的几张照片,一直保存在曹广的 QQ 空间里,只是伙伴已离去,这让曹广的情绪有点缓不过来。
一年半以来,勤奋的小盖,让中几医疗人员彼此合作愉快。
小盖每个月的收入,折成人民币大概是 600 元,他觉得“非常不行”。所以,他会到别的医院做手术“走穴”。一台阑尾炎手术下来,差不多能挣 400 元左右。
刚开始一起工作时,曹广发现小盖似乎很愿意给病人做手术,即便是一些已经没有意义的手术也要做。一台甲状腺手术医院收取 3000 元,阑尾炎手术 2500 元,很多病人负担不起如此昂贵的医疗费用,对医院来说,手术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收益。医生的收入,又与手术多少直接挂钩。

有一个月,小盖手术多,挣了 1000 元。曹广打趣说:“这个月还不错嘛!”没想到,小盖回答说,家里一个月的房租就要 500 元,这样的收入也只能算“还好”。
几内亚的确实穷,但房租并不便宜。曹广到一个非洲朋友家、不过 40 多平方米的房子,租金就要 200 美元。
老婆没有工作,照顾着两个孩子,一家人的生活都靠小盖。曹广注意到,小盖中午几乎从不吃饭,抽烟也舍不得直接买一盒。

当地抽的一种香烟,中国人买要 5 元一盒。曹广好奇地想知道,当地人会不会卖高价给中国人,就问小盖:“你抽的烟多少钱?”小盖的回答,让曹广真是无语:“我不知道,反正我每次 1 块钱买 4 支。”
这样的对话,曹广写在了自己的微博里。中国的朋友会在下面打趣说:非洲兄弟的脑筋真是不会拐弯。直到了解了小盖生活的压力,曹广才理解这位非洲医生为什么每次只买 4 根烟。
在普外科,除了曹广和小盖,还有一位年轻的 G 医生和一位 M 护士。
吉贝医院发现的第一位埃博拉病患,就是普外科收治的。曹广为这位患者做完手术,日常的护理、查房等更密切的接触,都由小盖、M 护士等当地医护人员进行。
“一位可爱的女士”——这是 M 护士留给曹广的印象。
曹广在非洲收到的第一件礼物,就是 M 护士送的一瓶易拉罐饮料。对非洲人来说,并不会轻易送人礼物,M 护士还曾对曹广开玩笑,要他把自己的女儿带回中国。丈夫去世的 M 护士,今年刚刚再婚,还送了一张婚庆的照片给曹广。只是,这张照片竟然成为 M 护士的最后一件礼物。
M 护士也死了。消息是和小盖的死讯一起来的。
扛过 2003 年北京那场非典疫情,曹广和他的队友们心理显然强大很多。
但是,身边的小盖和 M 护士同时死去,逼迫着曹广不禁自问:我真的能幸免吗?

肆

又一则坏消息传来,普外科遭遇毁灭性的打击。
曹广所在的普外科一共 3 位医生,小盖死了,自己正在隔离,年轻的 G 医生检测病毒呈阳性,目前正在接受隔离治疗。
一个接一个身边的朋友被感染甚至死亡,隔离中的曹广,不可能没有一点胡思乱想。他发现,这些天尽管身体状况大体都好,但偶尔出现一点点不适,放在平时根本不会在意,此时都会不自主地暗示并联想到病毒感染。
“这个滋味真是太难受了。”从未曾抱怨过非洲艰苦危险,反而一次次用“谁让这里是非洲”来嘲解艰苦的曹广,第一次正面承认自己内心的焦灼与不安。
危险总是潜行而来。毕竟,没人预料何时中招。
如果能够先知,小盖可能会听从曹广的建议,去休假一个月。曹广建议的时候,正是疫情爆发前一月。但是,在中国待了 10 年的小盖,像所有的中国医生一样,已经养成了忙碌的习惯。他没有休假,他说他要努力,多做手术,也是同曹广能更多地想要多挣钱,也曾偷偷地藏起病人交的 200 元 B 超费,但医者仁心从未在小盖身上褪色。
医院有一位肿瘤晚期病人,小盖咨询曹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。在曹广的医疗经验里,目前任何创伤性措施对这样的病人都合适。这一次,小盖没有再争取手术,而是同曹广能不能从医疗队拿点印着中国字的中药和保肝药,至少能给病人一点希望。
曹广喜欢小盖这样的人,对小盖的勤奋更是保持着一份敬意。
这次疫情爆发前,吉贝医院普外科的 20 张床位,最多时住过 18 位病人,小盖和 G 医生都付出了很多努力。曹广知道,小盖希望有机会再回到中国学习,希望能够多挣钱让老婆孩子的生活更好,希望自己的手术技术再上一层楼,更希望以后能够出国行医。
只是,小盖的所有理想,再也无法实现了。
曹广对小盖惋惜。其实,小盖的这些理想,又何曾不是每个人最普遍的理想,包括曹广自己。它们并不那么高远,无非是希望生活更美好的一种目标,踏实而明确。
隔离中的曹广,思念远在中国的家。他知道,儿子在等着他,妻子在等着他,安贞医院的同事们也在等着他。
清明节那天,曹广和另外一名因接触埃博拉患者而隔离的医生队员,一起给已经逝去的小盖和 M 护士烧了自制纸钱。曹广并不信这个东西,只是想借此表达对朋友的慰藉。
事实上,真能够保佑人们的,依然是更为先进的医疗水平。
援非的两年中,风险时常迎面而来。刚到吉贝医院做第一台手术时,曹广的手就被针扎了,这在艾滋病高发的非洲相当危险。尽管检查证实患者没有携带艾滋病病毒,但这次意外过后,曹广和护士王文静一直督促着普外科建立必要的操作制度。
氟烷是一种古老的吸入性麻醉药,因为容易造成肝损害,在中国早



7 月 9 日,几内亚一名 14 岁女孩死于埃博拉病毒。

陆

触的最长隔离期,曹广还要继续挨过一周。

4 月 11 日,另一位接受隔离的中国医生安全度过了 21 天观察期,正式解除隔离。
再过 3 天,曹广最后的观察期也要满了。他在自己的微博里说:“观察期间我们两人相互鼓励,还真有些生死一心的感觉……到时候要庆贺一下。”
3 天后,曹广兴奋地发出一条新的微博:“本人于今天上午,距离最后和患病医生接触已满 21 天,隔离观察期满,终于不用再麻烦队友们给我打饭了。这些天,非常感谢队友们以及网上的朋友们给我的帮助和鼓励。”
但是,危险远远没有结束。
4 月 17 日,刚刚似有缓和的疫情再一次急转直下。来自官方的消息,几内亚的病人突然增加到 160 人,死亡 120 人。其中,吉贝医院仍未幸免,一位神经科的当地医生因接触埃博拉患者感染死亡。这个患者,正是医生小盖。
听到这个讯息,曹广发出一声长叹:“哎,已经第三代了,太恐怖了。”
4 月 18 日,来自权威的消息,这次的埃博拉病毒类型为扎伊尔型变种,死亡率目前的统计达 80%。

吉贝医院损伤严重——9 人感染病毒,其中 5 人死亡,1 人仍在东卡医院隔离治疗。经治疗出院的 3 人中,普外科 1 人,门诊护士 1 人,胃镜室 1 人。尽管已经出院超过一个星期,曹广拨打过其中两位的电话,依然回应“不在服务区”,包括普外科那名年轻的 G 医生。就连医院的院长,也不清楚几个人的下落。
这一连串的不确定,让曹广总觉得凶多吉少。“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。”
平安,对谁来说都是好消息。
正式解除隔离那天,远在北京的妻子,终于把丈夫这些天经历的一切,讲给 10 岁的儿子听。
听到一半,男孩泣不成声。
从踏上援非之行的第一天开始,曹广以“救命鼠 cg”的名字开通了微博,初衷不过是想记录下这两年的经历,留到以后翻看。没想到,这个微博竟然记录下如此惊险的一段煎熬。
曹广至今记得那个场景——
他问儿子:“我的微博用什么名字啊?”
“救命鼠。”儿子脱口而出。
如今,曹广百般感慨。当初,儿子只是知道爸爸要去遥远的地方挽救生命。但是,出自孩子随口之言的“救命鼠”,又何尝不暗合着挽救自己一命的巧合隐喻。
自然与生命,就这样波云诡谲。

柒

惊险的故事,集中发生在 3 月到 4 月,国内很少人知道,远在非洲的大地上,中国医生们所经历的一切。
直到 7 月 31 日,一则“香港出现一位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”的消息,刊登在中国媒体上,这种传闻中可怕的病毒,让人们立刻绷紧了神经。
终于,有人在微博中,发现了曹广的记录,得以进入并体会平时时空中曹广们所经历的一切。而这些,不过是中国持续 50 年援非、北京对口援助几内亚 45 年中,一直都在发生着的故事。
跨越半个世纪,2.3 万名中国医务人员远离亲人,在遥远的非洲大地留下足迹。这其中,843 人来自北京,11 名北京医生长眠于此。
今天,在整个西非,埃博拉病毒依然持续蔓延。“失控”的状态并未好转。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此发声,并不断报告疫情病例。
中国医疗队的医生们,依然坚守在这片沧桑的土地上。
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发现了曹广的微博日志,在留言中写满了牵挂和祝福。
由于几内亚的网络太慢,曹广的 458 条微博没有一张图片。但是,这些每条不超过 140 字的文字,一直以严肃细腻的姿态,真实记录着中国医生远赴非洲援助的生动故事。
再过几天,曹广就要回家了。来自国内的一批援助医疗物资刚刚抵达,他和队友们一起去卸货。
卸货的一刻,他们感受到的是祖国的支持。正如听到美国接回两位在非洲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时,带给曹广和队友们内心的震撼一样。
曹广说:“更令人敬佩的是,那些国内主动报名参加防疫一线的医生们。”
8 月 10 日,就在埃博拉病毒首次从西非袭入东非之际,中国派出三路公共卫生专家队伍,分别前往几内亚、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,对当地防控埃博拉疫情进行技术援助。
一切都在好起来,至少在吉贝医院,在普外科的确是这样。
科里失联的那位曾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年轻 G 医生,终于从老家给曹广打来电话,一切都好。
小盖的位置,接替他的是从东卡医院调过来的医生,而他曾做过小盖的老师。科室终于恢复了。
8 月 14 日凌晨,曹广写下最新的一条微博——“友谊医院的兄弟们马上就要开到我们这里来接替我们的岗位。再过几天我们就可以进行交接了。想想还是挺高兴的。”
整整两年前的 8 月 15 日,曹广从北京首都机场启程。
如今,又一批中国医生将从这里踏上赴非之路。
同一个地球上,遥远的地方,其实并不遥远。他人的贫苦,也会与我们有关。
是的,总有人在你看不见的世界拯救着世界。